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二八五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讀	方	存	海	伐	
書	麓	家	壑	檀	
後	集	詩	吟	齋	
		稿	稿	集	
明	明	明	明	明	附諸名家贈答詩
王世貞撰……………一	王樵撰……………九七	楊巍撰……………四七七	趙完璧撰……………五四三	張元凱撰……………六六五	

也夫樂者三才之和氣也君子直而溫寬而栗九德有諸躬也善政以養其民九功敘于下也上下之和心應焉則存之而為志宣之而為詩被之八音而為樂何莫而非和平之感乎故大韶之作起于九敘之歌而周禮亦以中和祗庸孝友謂之樂德形于興道諷誦言語謂之樂語在虞則直而溫寬而栗亦樂德也出納五言九敘之歌亦樂語也有其德則聲為律而九敘之歌大韶之樂不患其不作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虞夏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方輿集
卷十五

三十四

詩其可見者帝舜皋陶之歌雅之始也五子之歌風之始也三百篇于是焉出自是而降言志之道隱而詩之功用不明于天下歐陽永叔謂三代而下古樂既亡天地人和氣之相接者既不得泄于金石疑其獨鍾于人又言自古詩人少達而多窮殆窮而後工也噫豈其然與天地人和氣之相接者疑獨鍾于是詩樂為二事也詩既不足以與乎大樂之和則其以為幽人貞士不得于時獨以自鳴其志之所為也無足怪矣而豈其然

與
闕

欽定四庫全書

方輿集
卷十五

三十五

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

而自傷其深自悔責與此書合然則此書為

晚年進境以少許勝多多矣其第五卷為四

部稿中題跋二十五篇其中如讀亢倉子不

知為王士元作則未考孟浩然集序讀三墳

以為劉炫作則未考隋書經籍志讀元命苞

一篇所言皆衛嵩之元苞尤為荒謬則猶早

年盛氣不及檢校之作也是編雖雜論古書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而究為雜著非目錄之比無類可附姑仍著

錄於集部焉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讀書後原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稿續稿所未載

也初刻續稿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錫者束殘書置

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同伯

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

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

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王閑仲校正

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

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叅訂共得若干卷而

先生之碎壁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

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

頭者已召起敬歷中外納鄖節遠近贊文徵文者無虛

歲賓客觴詠無虛晷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于戢

身靖廬擔掃筆研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之故也先

生慧眼辨才與妙觀察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

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遲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鸞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觚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益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原序

若存若亡奚足道哉閑仲為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壻也尤嫻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苦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即以此孤行人間足矣雲間陳繼儒仲醇序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卷一

明 王世貞 撰

讀莊子一

余讀莊子而歎曰嗟乎世固未有尊老子如莊子者也夫尊孔子者莫若孟子而孟子之尊孔子不過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吾所願則學孔子而已其談仁義辨王伯探性善推不忍往往發揮所自得之蘊以成其書固未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卷一

嘗舉孔子之文言而訓詁之也莊子之所撰著雖極而至於尊天而無懷葛天之治其究必宿於老子之謂無名無欲無為無言以至無始之旨挫銳守雌和光同塵絕聖智以應天下之法致柔守中抱一含齷食母有精有信虛極靜篤以保一身之要與他所培擊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弊聖智之當絕棄展轉反覆亡所不援引或曲而暢之或旁而通之且詠言之嗟歎之必使老子之道高出於堯舜之上其遺言下視乎六經而後已嗟

乎莊子之尊老子不亦至乎抑不特尊之而已也而且老子之忠臣夫忠臣者揚主之善而諱其短凡老子之所稱張與奪枉曲直騁堅用奇取大取小得志於天下之故稍近術而為人所窺者則已逆料宋儒之見攻而闕之彼且以為真閤之也而其辭之剽攘弔詭身先陷於不韙矣夫書不可以多著也多著而至於十餘萬言而其旨不過數百言而已是以雜而不可竟複而使人厭書不可以有意作也以有意而作之是以誕而不可信狂而使人怒嗟乎何莊子之忠於老子而不自忠也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卷一

讀莊子二

太史公曰莊子蒙人也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不窺然要其本歸於老氏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作漁父盜蹠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蘇軾記其祠而謂為得老子之廡者莊子蓋助老子特不可為法而引楚公子操筆之僕隸其主而出之以為愛公

子而不知事公子之法凡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訾詆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闕尹老聃之徒以至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余謂太史公非識莊子之麤者軾乃識莊子之麤而巧為之蔽者也當老子之時見天下之俗日趨於薄以至詐力相矯思太古之朴一見焉而不可得謂仁義之名實啟之則不得不惡其名而歸咎於文武夫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卷一

三

既歸咎於文武而追其自則謂堯舜之不能造極於無為而以有為啟之則不得不致歎於堯舜夫堯舜而至流於周之末若有如老子所云者不知聖人不能為俗能因俗而裁成之而已不然以老子之知之即無位而不使東周之郭十里之巷若畏壘而日就纖穠以有儀秦也莊子又後百年而生者也彼見夫仁義之日偽而詐力之日深且其身僂焉而苦禮樂之拘繫我謂孔子實言之而其門人實廣之且天下皆以為聖人彼又懼

夫老子之教日不勝故於聖人之外立所謂至人以尊老子又往往寓之一卮語於孔子而必持老子之說以駕其表然又窺見孔子之真為聖而不可奪故間以一二格言寓之意若曰孔子之未見老子一格也其得見老子而受砭焉又一格也大意在尊老子而抑孔子既抑之而又收之使為老子徒彼夫語道術而不列孔子所謂鄒魯之儒非耶且何以見尊至軾所欲去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而以列禦寇之齊續於陽子西游而為一章則甚當雖然無救於所謂訾詆孔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卷一

四

讀莊子三

蘇氏之欲去讓王說劍盜蹠漁父四章而以列子前後之續也無所據特以盜蹠漁父之排孔子甚而欲去之夫內外雜篇何嘗不排孔子也其排婉而深不若盜蹠漁父之直而淺也然而吾於蘇氏取焉所以取者何以莊子之文得之也凡莊子之為文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辭高妙而有深味然託名多怪詭而轉句或晦棘

而難解其下字或與僻而不可識今是四章獨讓王猶近之而太疑於正而是三章者故甚顯暢而膚淺其法類若禮經之所謂樂記儒行者意必莊子之徒托而為之者也韓愈作讀墨而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亦無所據而王安石引之吾以為不必自子夏氏若莊子者蓋嘗受業於孔子之門而有得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莊子之所談如君臣父子之大戒天機嗜欲之深淺六經之用聖人之論議皆精切而爾雅即田子方荀卿之不能及特不若其治老子之深蓋游於吾聖教而中畔之者也太史公謂申韓之學出於老子故與之同傳唐人祖老子而離之吾以太史公信也夫所謂學不必其盡學也得一語而守之曰嗇曰儉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此申韓氏之所貴也若莊子則無是也太史公又謂莊子梁惠王齊宣王時人審爾奈何不使與孟子見而一相究詰也莊子非告子夷之比也其闢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為之蕩而不寧日

月為之晦而不辨夫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

讀莊子讓王篇

讓王一篇或以為漁父盜蹠說劍皆非莊先生所作而讀其辭則若差暢而近古於道亦不至悖第中所稱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而亦不受支父疑即巢父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亦不受支伯疑支父子也夫是三君子者不以天下易吾生者也欽定四庫全書

夫莊先生之自持論而自相悖者也彼卞隨瞽光者巢許五君子之罪人也而又何言也

讀列子

吾始好列子文謂其與莊子同敘事而獨簡勁有力以爲差勝之于鱗亦以爲然而柳子厚故謂列子辭尤質厚少譌作最後稍熟莊子始知列子之不如莊子遠甚凡列子之談理引喻皆明淺僅得其虛泊無爲以幻破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卷一

七

出世處世之精妙有超於揣摩意見之表者至其措句琢字出鬼入神固非列子之所敢望也吾意列子非全文其文當缺而後有附會之者凡莊子之所引微散漫而列子之所引則簡勁疑附會之者因莊子之文而加劇琢者也柳柳州列子辨獨舉劉向所稱為鄭穆公時人以穆公在孔子前百餘歲而歷舉列子在繻公時與其相駟子陽證其非夫列子引孔子不一而足是可知已又何必別引子陽以爲證且向寧不自知其非鄭穆

公穆之一字當由傳錄者訛柳州之辨其所不必辨尤可笑也

讀墨子

墨子戰國一賢士大夫也孟子闢之以爲惑世誣民若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而後世如韓昌黎輩尚尊之以與孔子並稱而上媿於神愚以爲皆過也今讀其書大抵皆平治天下國家之道不甚悖於理如所謂入國必擇務而後從事國家昏亂則語之以尚賢尚同國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卷一

八

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旨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然則墨子之言以救世主之藥石耳非欲執而爲世主之準也獨所謂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洩漏哭往哭來及從事乎衣食若以爲薄而無當者然此亦中產之下之常至今獨不能改而探墨子之旨大槩激於一時王公大人之爲葬埋謂必大棺中棺革闌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盞

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與馬女樂皆具必捶搯通壘輟民之事廢民之財如此而矯之以薄亦何不可且夫驪山之藏不三載而焚掘殆盡即漢唐宋以還諸陵寢亡不發者王公大臣貴家亡得完骨者厚葬之為失不唯損天下之有用以歸無用戕天下之有知以供無知其究至於暴其親之蛻以委草莽餒禽犬而橫開天下椎埋劫殺之竅其罪加於薄葬者何啻萬萬倍顧不之訾而徒墨子之訾何也且夫墨子之道行則世主必不能安

宮室之侈與聲音采色狗馬田獵之奉卿大夫必不能安趙孟韓魏之富而說客游士必不能安華陽碣石之居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辭而闢之者蓋不止一孟子也吾故曰微孟子墨子固不能久且大也然而所謂塞路者何也貧乏失職之徒假其說以干世主用之則貴且顯即不用而可以希冀賢豪富饒之勾施一廛一畝足以終其身而已此非墨子意也為墨子之徒而私之者意也

讀尹文子

尹文子非偽書其言刑名者真能言刑名家者也所謂智巧皆當與衆共之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以征陣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名語也他所証多諸家書頗覈而不倍道故存之

讀孔叢子

孔叢子吾夫子之世家乘也徵獻而文亦寓焉自子思以後世世為諸侯師然而不能為其國救敗辱焉無它諸侯者能以禮夫子之禮禮其後而不能以夫子之道用夫子之後之言故也子順所謀策皆不悖於理而最後欲令魏陰媚姦毒以圖苟全則大謬鮒之就陳涉也以復焚書坑儒讐也即死難何累哉獨敘世一章謂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分所食邑三百戶

請封黃弟茂為關內侯茂子子國子國生子印子印生
弘農守仲驪仲驪子立與劉歆友善歆故光同時人小
可二十年耳是立與六世大父行友也立子元元子建
仕王莽為建戎大尹亦似太速疑必有脫誤

讀劉子

劉晝孔昭所作五十五篇其詞雖骯骯棄健而不悖理
道識是非有布帛菽粟之致清神防欲知情豁光諸篇
苦李蒙莊之藩隱然若窺見者當六季之末而不墮月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卷一 十一
露煙華亦足貴矣鄙名以後小露學問無關本真茲則
多生之餘習矣

讀子華子

子華子十卷自孔子遇諸剡而贈之以束帛於是著焉
劉向序其辭以為趙簡子奉纁幣聘之爵執圭而殺竇
鳴犢舜華子逡巡弗應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
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館於晏氏簡子卒而歸
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余得而讀之陽城胥渠章

頗言陰陽之理亦有大致語而風輪水樞之說亦微近
穿鑿其辨黃帝鼎成升遐事甚詳然似是公孫卿以後
語駁郢子禮亦正然似是左氏以後語辭趙簡子聘章
則摹檀左文也晏子之事景公也不治阿且其言阿則
烹與封之說也謂仲尼天也又曰轍跡病矣則門弟子
之說也大道章頗言身中之造化時時及養生北宮意
章則及醫矣是岐黃之說也凡子華子所言理在春秋
時最近而文則廣有所剽擬誦之可也采而益我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卷一 十二
然不可以為真子華子

讀楚語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柳宗元非
之曰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
為道蘇子復非之曰甚矣柳子之陋也赫赫楚國若敖
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陋
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

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余則曰甚矣屈建之忍也而蘇子之好吳也今夫取禮之輕者與食之重者比奚啻食重然則禮而輕也當其身尚不以廢食而況於其親乎哉從治命不從亂命恒也屈到之命薦芟亂也不也且夫芟與蔬藪等耳非若邕之痴長孺之爪甲腥穢而不可登席又非若銅雀之伎之淫侈也臨穴之殉之酷也宗老言之建頷之撤一蔬可以易盆一豆不為多國人何所誦太史何所書而天下後世

欽定四庫全書

諸葛後
卷一

十三

何所知乎今以建之卻之又不能為之諱而國人之媚新令尹者以為不違道而書之太史傳之天下後世是揚先人之過者建之卻也不在薦也夫不忍於一薦之小禮而棄忘其父之嗜好其不孝小也急於揚己之名而不諱其父之誤其不孝大也夫建也挾左右廣之甲而欲無禮於盟主之上卿棄諸侯之信而不之顧此夷狄也而何有於小禮也其父生不得志於鼎俎而又銜建之驚桀故示微於宗老而建卒弁髦之寧不違道也

或云屈到之芟建可薦也建之不薦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柳子可無非也柳子之非蘇子可無譏也蘇子之譏子可無衷也甚矣儒者之好持論也余無以對

書趙世家公孫杵臼程嬰事後

程嬰既已脫趙孤而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之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易者請先死云云其後韓厥說景公與程嬰謀而劫諸

欽定四庫全書

諸葛後
卷一

十四

將僂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宅如故趙武既冠為成人程嬰乃自殺以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或曰嬰可以無死死過也子則以為不然凡嬰之所為存孤者誠難而杵臼死誠易然天下之所覩者生死也所不覩者難易也自趙孤之未立而嬰所以生者為趙孤也嬰故未嘗一日忘死也趙孤立而嬰生則食趙氏之報嬰能無死也杵臼死而以生授嬰嬰生而以死還杵臼夫豈直義至盡哉盖有餘仁矣雖然岸賈亦烏可非也盾以不

能討賊失之終然其始事可亮也岸賈以不能匡雪失之始然其終事可取也盾既為法受惡而未有能表岸賈者也

書伍子胥傳後

伍子胥勇烈徇志丈夫也謂之盡孔子之道則不可謂之悖孔子之道亦不可孔子之事魯也幾微不合輒去之又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不合而去有新君在矣不以事新君為二心也孟子之言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卷一

十五

視君如寇讐孟子過矣草芥其親寇讐之可也草芥其身寇讐之不可也平王淫太子之婦而欲廢太子推收以侈其太子之傳而併及其兄即商受何啻焉受不侈文王不侈太公父也何以斬燼餘之頭而懸太白鞭屍非過也情也亦理也吳王僚信子胥之言謀伐楚而光阻之不以怨光而進專諸俾刺僚而奪之位蓋審僚之不能得志於楚也光為之破楚以伸志故竭力而事之又為其子竭力而報越讐其必不赦越也欲以為奢者

為光而夫差弗信也社將徙矣力諫而死之知亡智也能死忠也若子胥者於君臣父子之間可無媿也太史公稱吳以子胥謀西破彊楚北滅齊晉南服越人信哉獨所以彊吳之蹟備於吳越春秋而其辭不雅馴使子胥之志明而才不盡顯以此少泯泯耳或謂子胥之托子於鮑氏何居曰彼蓋傷奢尚之綫絕而強延之以孝托也吾故曰子胥者不悖孔子之道者也

書樂毅傳後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卷一

十六

樂毅之破齊凡五載而功不就至以譏間去天下惜之獨蘇子瞻謂當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併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愚以為蘇子之論事勢審矣獨未能悉樂毅也夫樂毅者夏侯玄之所謂仁人也彼非獨仁人也而又且智彼其合諸侯而擊齊一戰而大破之臨淄下濬

王走死齊之重器奇珪悉輸之燕中矣如是而不急攻
莒即墨者以為二城彈丸之地不足為吾害莒南近楚
急之則必借楚以為我敵即墨東近海死守虜耳急之
則多殺士卒而未即破而齊故數百年大國也其人彊
武而習兵且易以亂故必緩而用威德拊循之既久而
齊人皆為燕矣夫豈直為燕彼且以樂毅真吾主然則
毅之兵固未嘗五載而盡頓於二城之下也以故新主
立而南面之間得行騎劫代之勢不得不盡銳以攻即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卷一

七

異代主也毅之後何以無功而封孔明三代才也何以
自比毅而人猶未之許也若蘇子者真所謂以成敗論
者也

書司馬穰苴孫武傳後

司馬穰苴孫武天下之言兵者歸之穰苴兵法不可見
所見獨孫子十三篇其精切事理吾以為太公不能過
也而太史公獨稱穰苴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
能竟其義如其文若爾穰苴其尤勝邪然太史公於穰
苴則僅詳其斬莊賈於孫武僅詳其斬愛姬而已以為
用兵之道一賞罰盡之矣雖然以穰苴之善用兵而使
燕晉之師得脫而罷去追擊之僅收所亡境內封地耳
不能大有所摧敗也景公尊為大司馬而委之政其時
亦可以有為何不脩桓公之業而廓大之卒見擯於高
國以死至於吳之彊伍員力耳柏舉之戰雖能乘勝入
郢而班處其宮使秦師得用其救再合再敗而後歸又
不能預防夫槩之為內孽安在其為武也太史公又稱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卷一

六

其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恐亦附會之過當其時武必先死矣不然而攜李之敗績會稽之許成舍腹心之越而從事於石田之齊武胡為不諫救也太史公亦云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蓋頗見微指云穰苴之兵法大約威王使贖忌輩增飾之晏子春秋亦一及其拒景公宴遊事亦略可証

書呂不韋黃歇傳後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卷一

九

自古至今以術取富貴秉權勢者無如呂不韋之穢且卑然亦無有如不韋之巧者也凡不韋之所籌策皆鑿空至難期而其應若響彼固自天幸亦其術有以攝之至於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進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於理為難信毋亦不韋故為之說而泄之秦皇使知其為真父而長保富貴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為是以詈秦皇而六國之亡人侈張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亡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復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烏從而知其非嬴出也黃歇之為奸大

類不韋而行之於為相之後尤不義第其始之脫太子雖若釣竒然甚勇而忠史固稱其博學洽聞親所上秦皇書不下韓非子以一富貴之懣而積慮處事若虺蜮然亡身滅家而不覺豈不可悲也哉春申君不當稱四公子賤謀貴疎間親與文信侯竝而稱可也

書蔡澤傳後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卷一

十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據其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為蔡澤之用應侯然不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穰侯者秦太后之懿戚而四十年之信臣也應侯以一亡命扼擊而奪之此非特乘穰侯之瑕其材必有以大勝之者夫應侯相而穰侯日見短則應侯之相日益固應侯之相日益固則穰侯終不振當應侯之為相也竊君以行威福專意以酬恩怨人主非不知之特欲伸其所大欲耳武安慘鄭安平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蓋嘗仿皇而左右顧求其人

以託稅駕之地而不可得既而微知有蔡澤者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而不遇其困甚矣澤之與應侯又非有相知之素也其曷鼻黧顏感羈膝攀非能長富貴者也與之語頗明消息盈縮之理而非有捭闔操縱取天下之深計者也夫困極則易為德非知素則深見恩不能長富貴則無與謀傾人之計筴者明消息盈虛之理則必不忍蹈前轍無捭闔操縱之深計則必無以見其長而形吾短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侯能用賢而應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記
卷一

王

侯之過自是無以聞於昭王者蔡澤而稱邪昭王固賢應侯其不稱邪則益以賢應侯謂亡有能及之者自是而據金印擁高貲而老死於東第無患矣彼荀卿之於黃歇韓非之於李斯一以師一以同學而材皆勝之固歇與斯之所畏而不欲用者也宜其困且繫死也

讀黃石公

黃石公素書六篇至為淺顯孔老荀卿之所雅言者豈別有不傳之秘以授子房而此則約其凡為可示人者

哉不然當報讐大索之後跪而進履於圯橋與夜半不失約子房已思過半矣何用是素書為也

書項羽傳後

吾少時閱書至夜分而困欲寐輒取項羽傳誦之即灑然醒以為非羽不能發太史公筆非太史公無以寫羽生氣羽之罪其大者在弑義帝坑秦卒二十萬人慘降王子嬰耳其惡不待言然彼皆有以致之義帝亦了了者第不免儒而腐夫一牧羊子耳王於項梁之手見梁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記
卷一

王

敗而不羽之恤遽奪其軍而又不使之入關其救趙也又使之為次將而所聽令者羈旅庸奴之宋義彼其心固已怏怏於帝殺宋義而楚卒屬之矣劔王離破章邯而諸侯屬之矣破函關而秦屬之矣其目中固已無義帝矣猶貌而使人請命帝但委之於籍且猶不能免而曰如故約籍能無恨也夫豈獨恨也當疑其與沛公結而圖籍義帝擁空名於上欲以承平之君臣而御怏怏之悍霸倒授太阿之柄而觸其鋒能不立碎也雖然義